



七兄弟

阿列克塞斯·基維著

高宗禹譯





七兄弟

阿拉伯故事 · 童话故事

陈鹤良画



七 兄 弟

(芬兰) 阿列克塞斯·基維著

高宗禹译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六二年·北京

Aleksis Kivi
SEITSEMAN VELJESTA

据赫尔辛基1952年印行的英文译本
“Seven Brothers” 转译。

封面画：陆志庠

七 兄 弟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（北京朝内大街820号）

中国工业出版社第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书号1699 字数267,000 开本350×1168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12 $\frac{8}{16}$ 插页8

1962年12月北京第1版 196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定价(4)1.20元



阿列克塞斯·基維

第一章

朱戈拉农庄在哈麦南部，座落在离图戈拉村不远的一个北面的山坡上。庄房四周的地面满布着圆石子，但是沿山坡而下却尽是田地，在这个农庄还没有荒废之前，那里总是遍地长着穗子又长又壮的庄稼，随风飘动。田地下边是一片草地，边缘上长满了苜蓿，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流过其间；这片草地在没有变为本村牧放牲畜的地方以前，出产很丰富的草料。属于这个农庄的，还有广阔的森林、沼地和莽原，这些地是在很久以前，在大规模划分土地^①的年代得到的，这应该归功于这个农庄的创始人的卓越远见。因为当时朱戈拉的主人对他的子孙的利益比对他自己的还要关心，他就领了这块毁于火灾的森林，作为他应得之分，因而他得到的土地比分配给他的邻人的竟大了七倍。现在他的土地上已经一点也看不见火灾的痕迹，茂密的森林复盖着这块地方——这就是这七兄弟的家，我在下面所要说的就是他们的命运。

从大哥依次数下去，这七兄弟的名字是：朱海尼、图玛斯、阿浦、西迈尼、蒂摩、劳里和伊罗。图玛斯和阿浦是双生子，蒂摩和劳里也是双生子。朱海尼是大哥，二十五岁；伊罗是小兄弟，刚

① 芬兰曾于一七五七年开始实行土地改革，农民因垦荒而获得了份地。

見過地球繞太陽十八周。就體格講，他們生得很壯實，寬寬的肩膀，除了伊羅還很矮以外，都是中等身材。个子最高的是阿浦，可是他的肩膀絕不算最寬，有這個長處和榮譽的要算圖瑪斯，他的寬肩膀才是出了名的。他們七兄弟的共同特點是棕色的皮膚和硬得象芋麻似的頭髮，朱海尼的頭髮的粗硬更是特別顯眼。

他們的父親是一個熱心的獵人，正當壯年的時候，在跟一只激怒了的熊搏鬥中突然喪了命。人們發現他們兩個都死了，那個毛乎乎的山野之王和這位獵人並排地躺在鮮血淋漓的大地上。獵人固然被毀得遍身傷痕，但是野獸也被刀子戳了一個又長又深的傷口，並且还被毛瑟槍的鋒利的子彈射穿了胸膛。這樣一位壯士，生前曾打死過五十多只熊，就這樣死掉了——可是他因為酷愛打獵，就疏忽了農田的工作，主人既然不去照顧農田，農田也就漸漸荒蕪了。他的兒子們也不愛播種犁地，他們繼承了父親喜歡在森林中打獵的強烈熱情。他們設陷阱，布羅網，掘松雞窩，於是野禽和兔子都不免遭殃。他們在這樣的活動中度過了他們的幼年時代，直到後來，他們終於能使用槍械，敢於在荒野中搜尋熊大王了。

他們的媽媽固然是連勸帶打，要使他們走上勤勞的正路，好好地干活，這些孩子們却頑固地抗拒她的一切努力。她無論在哪一方面都是一個應受尊敬的婦人，雖然不免太嚴酷了一點，可是她的爽直和誠實却是遠近聞名的。她的弟弟也是一個好漢，是孩子們非常敬愛的舅舅；他在年輕時，曾經多次遠涉重洋，見識過很多民族和城市，是一位身強力壯的勇敢的水手；直到他的眼睛完全失明，他才在朱戈拉度過他那不幸的晚年。他在这里，一邊凭着觸覺鏤刻着水杓、湯匙、斧頭把兒和其他家用的器具，一邊給他的外甥們講故事，講的是他們本國和外國所發生的稀

奇古怪的事情，或是《聖經》上的奇聞軼事。孩子們聚精會神地聽他這些談話，把它們永久記在心里。但是他們却不樂意聽媽媽的命令和責罵，尽管一再挨打，對媽媽的話總是一點也聽不進去。他們這一伙兒兄弟每每一看到快要挨鞭子了，就馬上逃走，把媽媽和其他的人弄得非常焦躁不安，結果他們自己也就會吃更大的苦頭。

讓我把它這七兄弟童年時期的這樣一段插曲寫在這裡吧。他們知道在他們的草料棚下面有一個雞窩，是属于大家稱為松樹林老奶奶的一個老婦人的，她住的小木屋在離朱戈拉很近的一個松樹林里。有一天，他們異想天開地想吃燒雞蛋，便打定主意要去搶劫這個雞窩，然後跑到樹林里去享受他們的掠獲品。他們這樣決定，就這樣干了，把雞窩掏得精光，然後兄弟六人一齊逃到樹林里去；只有伊羅還离不开媽媽。他們到達茂密的雲杉林里一條潺潺的小河邊的時候，便在河岸上生了火，用破布裹住雞蛋，浸了水，然後放在噼噼響的火灰里煨熟。他們的精美小食燒好了，大家津津有味地吃了一頓，然後心滿意足地動身回家。可是他們剛上了斜坡，正要往家走，就有一陣狂風暴雨突然降臨到他們頭上；他們干的壞事已經被發覺了。松樹林老奶奶大发脾氣，破口大罵，他們的媽媽手里拿着呼呼響的鞭子，滿臉凶相，急急忙忙跑出來迎接他們。可是孩子們都不願遭受這場大難，他們不顧媽媽的喊叫，掉過頭來，逃到樹林里藏起來了。

過了一天又是一天，這幾個小逃犯却連影子也不見。老不見他們回家，媽媽終於大为不安了；這時她的怒火已經平息，心頭感到悲痛，流了不少愛怜的眼淚。她跑出去找他們，四面八方地在樹林中搜尋，可是都撲了空。於是事情就顯得越發可怕起來，不得不要求國王的臣仆們採取行動了。命令發到教區的差吏那



里，他馬上緊急通报了图戈拉全村和它邻近的农庄。于是包括男女老少的搜寻队，由差吏带头，出发去搜索各个树林。第一天他們搜索了邻近的四周一带，却没有得到預期的結果；第二天他們向更远的地方推进，在向着一座高山往上爬的时候，他們远远看見一处沼地的邊緣上冒出一股青烟，象螺絲錐似地直冲云霄。仔細打量了方向以后，他們便向那冒烟的地方迈进。最后，当他們越走越近的时候，就听到有人唱出下面这段歌詞：

古时候人們的日子过得真快活，
他們并不因广漠的荒原而沮丧，
漂来的木头給他們燒起熊熊的大火，
滔滔的河水供給了他們的美酒无量。

朱戈拉的女主人听到这首歌，心里着实高兴，因为她听出了那就是他的儿子朱海尼的声音。同时树林里还傳出了火錘砰砰的响声，搜寻的人們便知道他們在向这几个小逃犯的营地迈进了。差吏发出了命令，要大家先把孩子們包圍起来，然后要全队鴉雀无声地向前圍攏，直到距离他們不远的地方再停下来。

大家按照他的命令办，搜寻队从四面八方圍上去，到了只有五十步的距离，便停下来。他們看見了下面这样的情景：在一座岩石脚下，有一个用云杉树枝搭成的小棚子，朱海尼斜靠在棚子門口一个滿布苔蘚的土台上，凝視着云彩，正在唱歌。离这棚子几碼的地方，燒着一堆野火，喜气洋洋地冒着火焰，西迈尼正在炭火里烤着他們几兄弟捉来做午餐的一只山鸡。阿浦和蒂摩在装扮仙童以后，滿臉的烟灰，在火灰中煨着蘿卜。劳里在一个小泥坑旁边，一声不响地忙着塑造泥口哨、泥牛和神气活現的小泥馬；他已經做好了一长排这些成套的玩艺儿，晾在一棵倒在地上

的长满苔藓的树干上。图瑪斯接二连三地 把火石打得碎碎地响：他先吐一口唾沫在一块安放好的石头上，再把一块烧红的木炭放在唾沫上，然后用另一块石头使劲地向木炭砸下去，于是砰的一声，四周引起了回响，象是来福枪声那样响亮；同时一股黑烟就从两块石头当中冒出来了。

朱海尼：古时候人们的日子过得真快活，
他们并不因广漠的荒原而沮丧。

但是魔鬼还会发现我们在这里。那是明摆着的，你们这些海豹的儿子啊。

阿浦：当初我们逃出来的时候，我不早就这么說嗎？我们多么傻啊！只有强盗和吉卜赛才这样荡来荡去，把天当屋顶。

蒂摩：天总是上帝的天啊。

阿浦：在这里，只好同豺狼和狗熊一起过活了。

图瑪斯：但也同上帝在一起。

朱海尼：对，图瑪斯！同上帝和他的天使们在一起。啊，只要我们把心灵的眼睛望着天上，我们就会清清楚楚地看得见无数长着翅膀的、隐身的天使环绕着我们，还看得见上帝自己，象一个头发灰白的老人家，如同我们的慈父一般，坐在我们中间。

西迈尼：啊，可是，可怜的媽媽会觉得怎样？

图瑪斯：只要她一捉到我们，她就会把我们捶扁。

朱海尼：啊，老弟，准是一顿揍！

图瑪斯：准是一顿揍，狠狠的一顿揍。

朱海尼：揍得我们直冒火花，这是我们知道的。

阿浦：早晚我们总得挨一顿。

西迈尼：那倒是真話。所以最好还是回去，挨一顿揍，结束

这次小野牛的假日吧。

朱海尼：弟弟，牛决不会自动地送上去给人家杀啊！

阿浦：不要胡說八道吧，大哥。冬天快到了，我們背上并没有长着毛皮呢。

西迈尼：所以我們除了回家挨揍，没有别的办法；反正是自作自受。

朱海尼：兄弟們，兄弟們，暂时我們还是爱惜爱惜我們的背吧。我們怎么知道上帝不在两三天內指点我們一条出路呢？唉，我們还是在这里跳跳蹦蹦的好，白天我們就围着那边的树墩子旁边燒火，晚上就住在云杉树搭成的棚子里，象猪栏里的猪仔似的，并排靠着，哼哼乱叫。劳里弟弟，别只顧在泥坑那儿玩，你有什么意見？怎么办？我們难道乖乖地回去挨揍嗎？

劳里：我們还是留在这里吧。

朱海尼：我也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，就这么办——你那儿有了一大群牲口哇。

图瑪斯：这孩子又有牛羊，又有鸡鴨。

朱海尼：好大的一群。你真是个做口哨的行家，成績不錯呢。

图瑪斯：真是個道地的泥塑師傅。

朱海尼：真是個呱呱叫的泥塑師傅——你剛才做成的是个什么俄国佬？

劳里：这就算是一个小孩子吧。

朱海尼：瞧你这小坏蛋。

图瑪斯：把孩子做成大人样子了。

朱海尼：孩子壮得象树桩子一样；他喂別的孩子和牲口，也象大人的神气。——喂，兄弟們，快做飯吧，我的肚子有些嘍哩咕嚕了。多放些热灰，滾燙的热灰，放到那个煨着的蘿卜上面，

就是那一个。——現在該輪到誰再去偷蘿卜？

西迈尼：偏輪到我去干这个犯罪的勾当。

朱海尼：現在我們为了活命，不能不干点偷窃的事情。要是这都算有罪，那也是这个肮脏世界上最小的罪过。你瞧，要是我死了，我的功过簿上没有别的污点，光只这点小毛病是不能擋住我进天堂的。我倒是很快就会被赶出真正的洞房去，那我是知道的，可是我这么个小伙子，也还是能够当一个看門人^①的，就是这样，也够好玩呢——唉，我們还是坚持这个信念吧，肚里一次能装下多少，我們就高高兴兴地吃多少好了。

阿浦：可是依我看，我們还是別再去打搅郭卡拉的蘿卜地吧，另外去找一处，才不会出什么岔子。庄稼汉要是看見他的庄稼一天天少下去，他很快就会日夜看守起来。

差吏：用不着操那份儿心，孩子們，完全用不着。喂，喂，干么要这样慌慌張張呢？喂，你們瞧，已經有一群守护神很巧妙地把你們圍起来了。

差吏就这样对这几兄弟說了話。他們非常惊慌，橫冲直撞，四处乱跑，可是馬上就看出他們的逃路已經从四面八方都被截断了。于是差吏又对他們說：“你們都落网了，你們这些小坏蛋；現在你們都平安无事地在这网里，呆会儿，可得抽掉你們一点儿皮；你們害得我們把腿都跑肿了，得叫你們吃点苦头，好让你們記住。老媽媽，拿起鞭子来吧，尽管使劲揍。要是遭到反抗，这里有的是帮忙的娘儿們。”接着，媽媽手里的鞭子就打下去了，順着这站成一排的几兄弟，一个接着一个打下去；郭卡拉的树林里哭叫的声音多么响啊。这个妇人使劲地揮动她的鞭子，差吏却

① 《聖經旧約》《詩篇》第八十四篇第十节：“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門，不願住在恶人的棚棚里。”

还是說，鞭子打得太輕了。

她的任务完成以后，大家都动身回家，媽媽和她的几个儿子也回家了。一路上她仍然大发雷霆，責罵这些小逃犯；他們到家以后，暴风雨般的大嚷大罵还是没有緩和下来。甚至在这位主妇把孩子們的飯菜摆到桌子上的时候，她还在大发脾气，說要再打他們一頓，来吓唬他們。可是看到他們啃面包和腌魚的那副餓得要命的饞相，她便轉过臉去，偷偷地擦掉她那粗糙的棕黃面頰上的眼泪。

他們几兄弟这次的逃跑，就这样結束了。我打断了我的故事来描繪的一段插曲，就是他們儿童时期的这场小风波。

他們几兄弟的另一个喜爱的游戏是打圓盘，这是他們成人以后，仍然爱好的一种玩艺儿。他們分成敌对两方，展开激烈的竞赛，每方都設法把圓盘打进对方的門綫。他們狂呼乱喊，橫冲直撞，臉上的汗象流水似地直往下淌。圓盘扑通扑通地在地面上跳动，常常由回击圓盘的棍子打回来，反跳到打出圓盘的人臉上，所以他們几兄弟打过圓盘回家的时候，总有一个或几个撫摸前額上的大疱，或是面頰上象貝壳似的伤痕。他們的青年时期就是这样度过的：夏天在树林里或是大路上打圓盘，冬天在暖烘烘的大炉灶頂上呆着，热得只是流汗。

可是，就連这几兄弟也免不了发现時間帶來的变化。他們遭遇了一些事故，逼着他們留心明天的事情，而不能老貪玩；多少要改变改变他們的生活方向才行。——他們的母亲去世了，現在他們当中必須要有一個人負起責任来，不許农庄完全荒蕪，还要注意繳納皇家的賦稅；他們應繳的稅額，比起朱戈拉村的廣闊耕地和森林来，自然是显得很小的。但是就一个已經荒蕪的农庄來說，他們就要做很多的事情，尽很大的責任了。更糟的是，这



个教区新来的那位牧师对自己管辖的事情又异常认真。尤其是对迟钝的学生,他是毫不留情的,他多方惩罚他们,甚至给他们带上脚枷,把他们关起来。所以他那锐利的目光也就落到朱戈拉村这七兄弟身上了。他叫一个送传票的差人给他们送来了一道严厉的命令,催促他们去找圣歌领唱人,请他教他们读书,还叫他们比平日的行动要快一些才行——这几兄弟心里惦着这些事情,在一个深夏的夜晚,坐在家里的起居室里,进行了下面的谈话:

阿浦:我说这种放荡的生活实在要不得,这样搞下去只有遭殃。兄弟们,我们要是想过幸福和平的日子,就一定要改改生活习惯,干些别的事情。

朱海尼:你说的是实话,无可否认。

西迈尼:上帝保佑!我们的生活一直到现在都是无拘无束、逍遥自在的。

蒂摩:这样的生活很有意思,真是个人间的小天地。啊嘴,我们过这种生活,要是真能有所作为,那倒很好。啊嘴!

朱海尼:我们的生活太放荡了,说得正确些,是太随便了,那是无可否认的。可是,我们还是不要忘记:“青春应该狂放,老年才有智慧。”

阿浦:哦,现在是我们应该更有智慧的时候了,应该叫我们的七情六欲受理性的支配,首先要做对我们有好处的事情,而不要只顾我们的胃口。我们现在应该再把我们的农庄弄得象个样子,千万不要再拖延了!

朱海尼:说得很对!首先我们要赶快积蓄肥料,象屎蚬娘一样,并且还要砍伐松枝来垒粪堆;让斧子从早到晚在朱戈拉村的墙壁四周激起回声吧;这些牲畜,我们这些了不起的牲畜,也要

卖尽力气，使粪堆高起来；但愿我们院子里的粪堆堆得很高，好象一座皇宫的金碧辉煌的墙壁一样。下星期一我们就动手，从头做起。

阿浦：为什么不明天就动手呢？

朱海尼：要在星期一，不能提前。首先让一桩事情酝酿成熟一点，总是不会坏事的。噯，就这么办吧，下星期一。

阿浦：但是有一件事，我们现在就得做。情况是这样：如果我们希望把我们这个家料理得有条有理，打下巩固的基础，我们就得选出一个人来做头目，当一家之主。我们都知道，朱海尼有长子继承权，妈妈又吩咐过，所以这个权利和义务是应该属于他的。

朱海尼：嗯，这个权利是我的，这种权威和光荣都是属于我的。

阿浦：那么，为了大家的利益，你千万要心平气和地运用它们才行。

朱海尼：我尽力作吧。只要你们不用挨巴掌，也不用挨鞭子，就肯服从我，那就好办。不管怎样，我总要尽力为之。

阿浦：鞭子？

朱海尼：是呀，如果有必要的话。

图瑞斯：你的鞭子呀，请你拿去吓唬你的狗吧。

蒂摩：你可别抽我的脊梁，千万别抽，如果我的背发痒，要讲道理，那也得让法律和公道的棍子来对付我。

朱海尼：为什么要抓住一个不相干的字眼呢？只要我们同心协力，彼此让步，我们大家都可以过快活日子了。

伊罗：可是，我们彼此应该怎样相处，还是应该弄明白一下。

阿浦：那么，我们听听大家的意见吧。